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信仰的呼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仰问题研究

The Call of the Faith
——Research on People's Beliefs
in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刘建军 ◎ 等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信仰的呼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仰问题研究

刘建军 ◎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的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仰问题研究 / 刘建军等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10373-0

I . ①信… II . ①刘… III . ①社会—信仰—研究—中国—现代 IV .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9897 号

信仰的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仰问题研究

XINYANG DE HUHUAN——SHEHUI ZHUYI SHICHANG JINGJI TIAOJIAN XIA
DE XINYANG WENTI YANJIU

刘建军 等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张 芬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人 人 书 院 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254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0373-0

定 价:35.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99年）“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仰问题研究”成果

The Call of the Faith
—— Research on People's Beliefs
in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目 录

CONTENTS

引论 马克思主义学术视野中的信仰概念	1
一、“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中的重要概念	1
二、信仰概念也可以指称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奉	5
三、信仰与理想、信念的关系	8
第一章 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信仰课题	12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信仰领域的变化	1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体系的构建	18
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新阐释	24
四、信仰教育的提出与思考	33
第二章 政治信仰的淡化与加强	43
一、政治信仰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发展	43
二、当前政治信仰领域出现的变化及其社会影响	50
三、影响政治信仰的诸多因素	64
四、加强政治信仰建设的意义和对策	73
第三章 道德信仰的失落与重铸	88
一、道德信仰的基本内涵及社会基础	88

二、道德信仰的历史发展	94
三、道德信仰在中国的变化及原因	100
四、加强道德信仰建设的意义和对策	112
第四章 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建立	123
一、法律信仰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发展	123
二、法律信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	134
三、建立法律信仰的途径	145
第五章 宗教信仰的变化与适应	159
一、宗教信仰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发展	159
二、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变化及特点	170
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83
第六章 迷信现象的复活与破除	193
一、迷信的本质特征和历史演化	193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迷信现象	209
三、迷信缘何如此流行	215
四、用科学理性破除愚昧迷信	219
第七章 邪教组织的登场与收场	226
一、邪教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出现	226
二、当代中国的邪教概况	229
三、邪教出现和流行的原因	241
四、拒绝、取缔邪教的对策	246
后记	257

引论

马克思主义学术视野中的信仰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信仰的研究升温,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角度并不相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都使用了信仰概念。这种情形说明,在我国学术界,信仰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术概念或术语。而且,在这些学者中,许多人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研究的,是把信仰问题作为一个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重要的课题进行研究的。这说明,信仰这个概念正在进入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中,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概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信仰一词带有宗教信仰的痕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文章中要慎用,特别是不宜用信仰来称呼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奉和追求,在这些情况下最好使用“信念”一词来代替。这样,就提出了信仰概念的定位问题,即它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中有没有这个概念的一席之地?如何看待“信仰”与“信念”、“理想”以及“理想信念”的关系呢?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当前学术界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中的重要概念

从来源上讲,“信仰”最初是宗教内部的术语,它并不是学术概念。它通常是表达宗教徒对他们所崇拜和信奉的神灵的主观态度和状态。对信仰的最初的一些理论思考,往往是在宗教神学内部进行的。神学家们曾在宗教立场上考

察过信仰与理性、信仰与行为的关系等问题。随着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随着学者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的深入,信仰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而也成为学术概念。随着对信仰的多学科研究的进展,学者们越来越对信仰现象有更广泛的认识,从而使信仰概念的内涵从宗教信仰的狭隘含义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更为一般的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信仰也早就成为一个一般性学术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我国知识分子中,信仰就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吴稚辉曾撰文倡议创立一门“信仰学”,专门研究信仰问题,内容不仅包括宗教信仰,也包括宗教之外的其他信仰。

信仰概念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术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首先,信仰作为人类精神和社会现象的重要方面,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信仰作为概括这类现象的术语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学术概念。马克思主义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特别是给予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以更多的关注。信仰是人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是人类精神现象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此,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不加以关注。特别是随着当代社会中人的精神需求的凸显,信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也日益显得重要和突出。在当代中国,信仰成为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更应该密切关注这一问题,不断加深对它的研究。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拒斥或者回避信仰概念,就意味着在当今学术界放弃这一概念的使用权,放弃参与讨论信仰问题的话语权。有同志可能会认为,既然我们有“理想”、“信念”这样明确的概念,而且又有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生成的综合性概念“理想信念”,为什么还要使用“信仰”这一不那么明确的概念呢?确实,“理想”、“信念”以及“理想信念”这些概念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文献中频繁使用,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中无可争议的通行概念。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让世界上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放弃信仰概念而置换成我们自己喜欢的“理想信念”一词。因而至少从保持学术沟通和交流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不能完全将信仰一词置之不顾。马克思主义当然应该有自己特有的概念和术语,但它也不必每个概念都要自撰,而是要善于从

比较通行和公认的术语中加以吸收改造,为我所用,使之成为自己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不能满足于在自己的圈子里自说自话,而是要勇于参与广泛的学术讨论,在社会热点和学术热点问题的论争中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当前,信仰问题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讨论十分热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积极介入信仰研究,并力求发挥引领作用。为此,就不能拒绝使用“信仰”这样的概念。

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著中多次使用信仰概念。他们在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出于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信仰问题。比如,从研究和批判宗教的角度,从论述政治思想问题的角度,从共产党人价值观的角度等。在他们使用这个概念时,有时是贬义,有时是中性,有时也不无褒义。当然,可能贬义的情况多一些。但不论带有怎样的感情色彩,它都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了工人政党对待信仰的态度,明确提出要把信仰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是提出了对信仰概念进行改造的任务。他针对《哥达纲领》中对“信仰自由”的规定,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①

最后,在我党的文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信仰一词也并不少见。不仅不再带有贬义色彩,而且许多情况下是在正面的含义上使用的,带有褒义色彩。比如,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多次出现信仰一词。他写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②“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③毛泽东也讲到信仰自由的问题,他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提出:“信仰为人人之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①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还写道：“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②

那么，信仰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和理论体系中应该具有怎样的定位呢？

这个问题不易从正面直接回答，就让我们先从反面说起。首先，仅仅把信仰定位于宗教观领域，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是不确切的。信仰一词过去确实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指的是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在宗教信仰的含义上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站在当代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把信仰看作是宗教信仰，仅仅把这个概念限定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或宗教学的领域中，仅仅看作是宗教学概念。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信仰概念，应该能够全面地指称人类的信仰现象，既把宗教信仰包括在内，又不限于宗教信仰。其次，更不宜把信仰仅仅理解为盲目的相信或迷信。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盲目相信或迷信的含义上使用过信仰概念，列宁也批判过以否定人的理性、提倡盲目崇拜为特征的“信仰主义”，但那是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的需要，我们今天不宜简单地把信仰的含义限定于盲信或迷信，限定于“信仰主义”。最后，仅仅把信仰限定于社会心理的领域，甚至限定于非理性心理现象的层次，也是不确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以往不讲信仰问题，是一个缺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的推进，信仰作为一个概念进入教科书，但又往往只是把它限定于社会心理的层次，认为它不仅低于人的理性认识，而且低于感性认识。这样的认识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信仰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现象，它既有心理的因素，也与高层次的认识直接相关，更与人的行动相联系。而且，信仰不只是个体的精神现象，还是群体意识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

如果从正面作一简单概括，可以说经过改造了的信仰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系统中具有这样的特征：首先，它不再具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而成为中性的概念。其次，它不再是一个低层次的反映个人局部精神现象的小概念，而成为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3页。

② 同上书，第768页。

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即哲学层次的一般概念。最后,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中,还可以成为对人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指称,从而具有褒义。

二、信仰概念也可以指称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奉

既然马克思主义为人们所信奉,就有一个如何称呼这种信奉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对此只能或最好用“信念”来称呼,而不要用“信仰”这个词。因为“信仰”一词来自宗教,带有宗教信仰和迷信的痕迹,用它来称呼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信和追求,就容易导致误解,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成宗教或新宗教。

应该说,这种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相信,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问题。必须考虑怎样才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而且不至于引起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理想信念”来称呼是恰当的。我们党的文献中用得最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理想信念教育”这样的概念。现在,这些概念已经非常普及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就不可以或没有必要用信仰来称呼马克思主义信念或共产主义信念。事实上,用信仰来称呼也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作用。它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信念与其他方面的低层次的信念区别开来。人的信念是很多的,只要持有某种观念,不论这种观念层次高低,都可以说是一种信念。相信“明天会下雨”是一种信念,相信“开卷有益”也是一种信念。显然,“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信念,与前者绝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相信,对共产主义的相信,并不是日常生活中那种普通的信念,也不是社会活动中一般性的信念,而是一种最高的信念,事实上就是信仰。把“信仰”两个字亮出来,才能更清楚地体现和表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层次。

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共产主义信仰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由于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的性质、特点和内容缺乏必要的正面阐述,使人们不好意思公开地谈论共产主义信仰,似乎我们自己说不清共产主义信仰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当各种宗教都在力求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当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都力求成为人们的政治理想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却往往对自己的信仰采取躲闪态度,对于自己有没有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我们往往只是简单地称为“科学”或科学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不错,人民群众也需要学习科学,但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中性的科学知识体系,老百姓也并不是只有一种学知识和技术的需要。共产主义要不要去满足人们对信仰的渴望和需要?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如何去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为此,就要确认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身份,并讲清自己作为一种信仰所具有的优势。因此,应该公开、深入地研究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力求把这个问题弄清说透,明确共产党人的心灵皈依,也为解决普通群众的信仰问题提供参照。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都曾明确地用信仰一词来称呼人们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曾谈到德国人纷纷转向信仰共产主义的情况:“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发展……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访问以来,我们的思想又占据了一些阵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阵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们都在无比热情地讨论和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①在此,恩格斯用的是“改变信仰”一词,这说明他认为相信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信仰,因为从一种信仰转变为另一种信仰,才叫“改变信仰”,而如果转向共产主义不算信仰的话,恩格斯就该用“放弃信仰”了。马克思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说:“在敌人的阵营里……过去和现在都有拥护我们思想的战士。泰斯……来到伦敦时还是个蒲鲁东主义者,但由于跟我个人接触和认真研究《资本论》,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②马克思在致左尔格的信中,还高兴地谈到一些过去的对头开始转向“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他写道:“整个说来,事情(我在这里指的是欧洲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

总的形势)进行得非常好,大陆上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内部也是这样。……恰恰是《平等报》……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连《社会主义评论》的马隆——虽然还带有同他们的折衷主义本性分不开的不彻底性——也不得不声称自己(我们过去是仇敌,因为他原来是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①

列宁首次明确地在正面含义上使用了“共产主义信仰”一词。他在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所写的介绍文章中写道:“恩格斯当时还不满24岁。家庭环境使他厌倦,因此他急于要离开。他父亲是个专横的、信教的工厂主,对儿子四处参加政治集会,对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很生气。”^②在这里,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到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仰”,是概念和提法上的一个突破。

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明确地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概念。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③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④还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⑤

江泽民多次使用这一概念。他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我们的思想政治信仰。”^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永远是我们事业发展和文艺繁荣的精神动力。”^⑦“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⑧“对于政治信仰动摇,工作不负责任,热衷于投机钻营、跑官要官、争权夺利、拉帮结伙,以及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人,不仅不能提拔,还要严厉批评,问题严重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

^③ 转引自[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⑤ 同上。

^⑥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⑦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的要坚决查处。”^①“毋庸讳言,现在一些人中存在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解放初期,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群众有意见,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②他还指出:“当今世界上包括西方国家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仍大有人在。只要中国的旗帜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③他明确提出“四信”:“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④

胡锦涛也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2006年10月22日,他在《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学习红军长征中共产党员忠于革命理想、献身革命事业的政治品格,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信心。”^⑤2007年4月,胡锦涛同志又在探望方永刚时赞扬他“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坚定信仰党的理论、积极传播党的理论、模范践行党的理论”,并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军官兵向方永刚学习。

当然,从字面上讲,这里多数的用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不是简单地称“马克思主义信仰”。注意这种区别也许是有趣的,但是这种意义只是对于宣传教育而言的,从学术上讲,二者并不存在性质上的差别。仔细想来,这两者应该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信仰”指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信仰与理想、信念的关系

在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信仰、理想、信念三个概念同时并用,是不可避免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页。

^② 同上书,第553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页。

的。而且事实上是四个概念同时并用,因为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理想信念”概念。这种情形造成了概念使用上的复杂性,也带来了理想信念教育中的一些困惑。因而辨析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必要的。

首先,信仰、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反映和概括的都是人类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同一个领域中的现象。因而这些概念在内涵上具有相近性和相似性,在人们对它们的使用中存在交叉互用甚至彼此替代的情况,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当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初步的尝试性的阶段的时候,这些概念上的混用情况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上,不能对概念乱用的情况视而不见,而应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相关概念进行一定的辨析,向着概念使用的规范化方向努力,尽可能地使各相关概念明确自己特定的角度和含义,各安其位,相互配合,共同反映同一种研究对象。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概念的多样化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优势,它不仅不会带来严重的概念混乱,反而能够以不同个性和色彩的各相关概念,更全面更准确也更生动地反映人类的这一复杂的精神现象。

其次,在这一概念序列中,“信仰”应该是一个上位概念,它泛指人类一切信仰现象,概括了人类所有与理想、信念、追求、核心价值观等相联系的那一类现象。理想和信念则是信仰的下位概念,它们表示了信仰现象中更具体一些的层面。单独的“理想”或“信念”概念本身,都不能像“信仰”这样具有如此广泛的概括性。因而也不宜把“理想”或“信念”加以放大,使之成为最高层次和最大概括力的概念。事实上,我们在过去讲理想和理想教育时,是把“理想”这个概念放大,使之包括信仰和信念在内。这样的用法是不够严谨的。理想是人的基本信念在奋斗目标上的体现,它与未来相联系。它标志的是信仰中涉及未来追求的向度上的那方面内容。它不能脱离信念而存在,也不能代替信念,更不宜取代信仰。当理想和信念加在一起,构成“理想信念”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相当于信仰。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宜用理想信念来直接地取代信仰概念,更不宜因此而废止信仰概念。而且,事实上也废止不了,大家都在用。

再次,在信仰与信念的关系方面,信仰是信念的最高层次,又是信念构成的体系。信仰与信念的关系比较复杂,本书只能从两个方面作相对简单化的处理:一方面,信仰是信念的最高层次。也就是说,信仰的层次更高,信念的层次

则低一些。当我们讲到最高的相信与追求时,宜用信仰概念;而谈到较低一些层次的相信与追求时,宜用信念概念。这种情况下的信念应该是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比信仰低一些的层次。但是,信念又可以是一个广义概念。当我们讲“信仰是信念的最高层次”或“信仰是最高层次的信念”时,同时也意味着:信仰作为那个最高的信念毕竟也是信念,它可以说是信念的一种。这样说来,似乎信念又成为上位概念,它的外延倒比信仰更大了。“信仰”在这里成为狭义,特指众多的信念中那个最高或最中心的信念。从这样的角度来使用信念与信仰概念,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的。特别是联系到信仰形成的过程,联系到信仰形成的初步阶段,这样的用法有一定合理性。因为人的最高信念并不是一开始形成的,而是在低层次信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从较低层次的信念中升发出来的。但是,当最高信念已经形成,并对其他低层次信念进行统摄和整合的时候,信仰就不再仅仅是那一个最高的信念,而成为以那个信念为核心的众多信念的体系了。它是一种“普照的光”,被笼罩进这个光圈里的信念,都成为这个信仰的一部分。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是一个由一系列信念有序排列形成的有机体系。通常,当我们谈到一种信仰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一个信仰体系,而不是单指对某一种观念的信念。在这样的含义上,信仰归根到底还是上位概念。顺便指出,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这一内容极为丰富的信仰体系简单化地归结为“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实现”这一信念,那是极不准确的。

最后,在信仰与理想信念的关系上,信仰概念可以泛指不同性质的信奉与追求,而理想信念概念则宜于特指正确的信奉与追求,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奉与追求。“理想信念”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形成的一个概念,它是由原有的“理想”和“信念”两个独立概念结合而成的新概念。它的出现反映了对一个超越于“理想”和“信念”之上的上位概念的需求,也折射出“理想”和“信念”两个特定概念在概括性方面的局限。“理想信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的出现弥补了单讲“理想”或单讲“信念”的不足,可以说在内涵上与信仰概念比较接近了。这样又面临着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要不要把“理想信念”与“信仰”完全等同起来而不加区分呢?笔者以为,不宜继续扩大“理想信念”的范围,使之与“信仰”概念完全相同,而宜于将“理想信念”限定于特指正确的理想信念。

因为从这个概念的形成背景和语境来看,就是适应当前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在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也是特指正确的理想信念。因此,我们应该有节制地使用这一概念,应该主要在特指科学的理想信念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奉时使用,而不再把它扩展为一个一般性的泛指人类所有理想和信念的概念。否则,把宗教信仰、邪教的歪理邪说以及迷信观念都叫作理想信念,那我们就违背了初衷,而且会造成概念的重复和混乱。

称呼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奉,既可以用理想信念,也可以用信仰。至于用哪个更合适,则应该看语境。从大的语境方面来说,当我们在谈到树立这一理想信念时,在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语言系统中,即在思想教育的含义上使用时,用信念或理想信念可以更好地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尽可能地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曲解。因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对于信仰与信念概念上的一些区别不是那么清楚,也不可能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随时随地都有条件去加以概念上的辨析。而在学术探讨中,特别是在不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而且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的学术研讨中,则可以用信仰概念来指称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奉,这样大家才可以进行交流。如果完全使用不同的语言系统,或只使用意识形态教育的语言,那就无法进行学术交流。而随着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扩展,随着信仰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信仰概念的更加通行,人们会较多地用“信仰”来称呼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从上述考察中也可以看出,信仰概念具有狭义、中义、广义三种用法。在狭义上,信仰特指某一个最高信念或核心信念,或者特指某几个基本的信念或根本信念;在中义上,信仰指完整的信仰体系,它是由核心信念、一般信念、常识信念组成的,包括理想目标在内的价值体系;在广义上,信仰泛指人类信仰现象和信仰领域,这对人类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这一特定领域的完整指称,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信仰现象在内。由于信仰具有这几种不同的语义,所以它往往在不同含义上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也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引入信念和理想,使之相互配合,也是很必要的。本书的主旨在于强调信仰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取消理想信念概念,而一律代之以“信仰”,也不是笔者的本意。